

任光椿◎著

五四洪波曲

WUSIHONGBOQU

上



《五四洪波曲》是著名作家任光椿的代表作之一，
与《戊戌喋血记》、《辛亥风云录》一起构成了
在当代文坛极具震撼力的“时代三部曲”。

时代文艺出版社

I247

9685.1

五四洪波曲

(上)

任光椿 著

时代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五四洪波曲 / 任光椿著. — 长春: 时代文艺出版社,
(2010.3重印)

ISBN 978-7-5387-0368-9

I . 五… II . 任… III . 长篇小说—中国—现代 IV .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032524号

五四洪波曲

作 者	任光椿
出 品 人	张四季
责任编辑	梅中泉
出版发行	时代文艺出版社
地 址	长春市泰来街1825号邮编130062
电 话	总编办: 0431 - 86012927 发行科: 0431 - 86012939
网 址	www.shidaichina.com
印 刷	北京海德伟业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50 × 1168毫米 1/32
字 数	199.6千字
印 张	12印张
版 次	2010年3月第2版
印 次	2010年3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87-0368-9
定 价	59.60元 (上下册)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出版说明

著名作家任光椿积数十年之心血,致力于中国史系列长篇小说《时代三部曲》的创作。第一部《戊戌喋血记》、第二部《辛亥风云录》早已陆续问世,在海内外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五四洪波曲》是第三部。这部小说既是一个宏大系列作品的一部分,又可作为一个独立的文学长卷来阅读。它是我国第一部全面、真实、深刻地描写五四运动这一伟大历史事件和众多近现代历史人物形象的文学力作,所以我们予以单独出版。



序曲

公元 1918 年 11 月 15 日，北京天安门前灰暗的广场上，人与旗象一片激动的海。

蔡元培、李大钊，陈独秀……一个又一个愤世疾俗、热心国事的知识分子，昂然地走上讲台，向热情澎湃、浪涌一样聚在讲台周围的青年学生和市民群众，发表了一篇又一篇激昂慷慨的演说。

朔风卷着沙砾和驼马的粪末，不时地飘过广场，卷起一阵阵闷雷似的掌声和欢呼声。

李大钊和蔡元培并肩站在讲台上。他们两个人的心情，都是很不平静的。

七年前，辛亥革命在人们心头唤起的憧憬，很快就幻灭了。

中国的封建体制，绵延既久，根深蒂固，特别顽固。

革命缺乏充分的准备，人民更缺乏建立一种民主社会所须的素养。君主一旦消失，权力出现真空，国家便随即陷入了地方割据，军阀混战，四分五裂的局面。

国内是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段祺瑞操纵安福国会，南北战争，直皖之争……连革命了一生的孙中山先生也禁不住喟然兴叹曰：“南与北一丘之貉也！”

国外则面对着一个在明治维新后，迅速富强起来，虎视眈



眈，一直在窥伺我东北，蚕食我山东的强大邻国日本。

这正是国运维艰，山河板荡，民族垂危，志士忧心的时代。

恰好这时候，世界上又发生了两件大事，兴起了两股巨大的新的潮流：

一件是去年，1917年，俄国爆发了一场革命，暴动的工农夺取了政权，杀死了沙皇全家，建立了苏维埃劳农政府。它以崭新的姿态，崛起于欧亚大陆之间，俨然给人类带来了一种强烈的刺激与新的希望。

另一件是三年前，发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战争从1914年开始，到今年（1918）结束。其结果是欧洲最后的封建堡垒德奥帝国崩溃解体，而以民主、共和、互助精神为标榜的美、英、法、日、中等协约国则取得了最后的胜利。美国总统威尔逊发表了著名的关于人权与世界和平问题的“十四原则”的演说。当老牌的欧洲列强如英、法、德、意、俄等国，都被国内的革命骚动与主要是在欧陆展开的绵延数年的战争，拖累得筋疲力尽的时候，那得天独厚，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利坚合众国便乘时坐大，成了全世界的首富之国。

面对着这一态势，在中国的知识分子和爱国者们中间，便出现了几种明显的趋向。

他们有的把目光转向过去，希望发扬中华民族固有的文化传统，来疗救当代社会的时弊；

有的倾心于苏俄，冀望模仿苏俄阶级斗争，暴力革命，劳农专政等手段，来改造中国积弊如山的社会；

有的则寄望于美国，希图借鉴美国民选政治和自由经济的模式，来重铸古老中国的二度青春。



他们都希望借助美国或苏俄的力量，来抗衡东邻日本迫在眉睫的侵略，挽救本民族的危亡。

这一天，蔡元培、李大钊等人就都是怀着这样的一种心情，来到天安门广场，走上这划时代的讲台的。

朔风在呼号。旗帜在飞扬。人群在激动之中。

蔡元培站到台口，引吭高呼：“劳工神圣！”他庄严地宣称：“这就是武断主义的末日”和“平民主义新纪元”的开始！

李大钊站到台口，大声疾呼：“这是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胜利！”

也正是出于这样的一种心情，陈独秀正在他创办和主编的《新青年》杂志上为“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连篇鼓呼，向旧文化的堡垒发起了勇猛的冲击。

而胡适之等也正在积极地筹划，要把他的美国导师杜威博士请到中国来讲学，渴望按照美国的模式，来拓开一条古老中国的光明前路。

这时候，在讲台下面的人群中，还站着一位高高的顾长的青年。他的简朴的衣着，还明显的透露出南方农村的乡土气息。可是他的神情却是那样的激昂，那样的专注，那样的真诚。他认真地倾听着蔡元培、李大钊等人的演说，眼中闪着灼热的光。他就是青年时期的毛泽东。此刻他还是一个普通的中等师范的毕业生，刚刚来到北京，然而新时代的曙光也照亮了他，他的心里也正酝酿着巨大的波涛。

于是：

“残伽的水位下降了，那些疲软的叶子
在等着雨来，而乌黑的浓云



在远处集合，在喜马拉雅山上。

丛林在静默中拱背蹲伏着。

然后雷霆说话了：

Datta，我们给予了什么？

我的朋友，热血震动着我的心。

这片刻之间献身的非凡勇气

是一个谨慎的时代永远不能收回的。

——艾略特：《荒原》

雷霆鸣矣！

这是世纪的雷霆，永远的雷霆。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今天，天安门依旧默默地矗立在那里。然而，你，我的朋友，在这片象残缺的老桑树叶一样展开的我们广袤的国土上，无论你走到哪里，只要你把你的耳根，贴向这片土地，你就仍然能够聆听到那雷声的隆隆余音。

探索与追求，竞争与较量，希望与失望，一切都仍然在继续地进行着。

五四的惊雷，它就象投向中华民族这片古老而又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的一块巨石。它打破了这无限幽深令万物寒透的古潭深渊死水般的平静。它必然地引起了一片轩然大波，久久地向四面扩散。这是无疑的。

请原谅我，我的读者，我却只能捉住这支小小的秃笔，吃力地艰难地去追忆、去捕捉、去摹写那浪涛的流波，雷霆的余韵了。

人们说，雷是龙的前奏，雷声是惊蛰的。那么，我要问，雷霆响了，波涛起了，那渊潭深处蛰伏酣睡得已经太久太久了的龙，已经醒来了吗？



目 录

序曲	1
第一卷 前奏	1
第一章	3
第二章	24
第三章	42
第二卷 本事	65
第一章	67
第二章	81
第三卷 波涛	89
第一章	91
第二章	108
第三章	123
第四章	143
第五章	154
第六章	167
第七章	176



第四卷 遥远的结局.....	189
第一章.....	191
第二章.....	201
第三章.....	214
第四章.....	223
第五卷 平凡的尾声.....	243
余 音.....	283

第一卷 前奏

曙色已经鲜明，
石板上马蹄声声。

——夸西莫多



第一章

1

在梦里，他望见了那架又高又大的框架。框架上悬垂着一只巨大的黑色的环。它好象是矗立在无边无际的黑暗之中，矗立在天堂与地狱之间。它象一扇通向天堂与地狱的门。而青红色的曙光，就在门的那边向他闪烁……

李大钊惊醒了。

他感到惊骇，也感到惶惑。

十年后，当他真的望见那框架，望见那黑色的环时，他将会重新记起这扇门。然而，此刻，他却安然地躺卧在他的妻子赵纫兰为他烧得暖烘烘的炕床上，在无端的惊骇与惶惑中，吓出了一身的冷汗。

今天上午，他的一位外国朋友，北京俄语专修馆的俄籍教师柏列伟，带着俄专一位面容清秀的学生瞿秋白，到回回营他的住宅来看望他，同他品茶谈心，两个人谈了很久的话。从那时候起，直到现在，他的整个身心，就一直沉浸在一种狂热的激动之中。

柏列伟给他带来了几本封面发黄，印刷和装帧质量都很简



陋粗糙的小书：一本列宁的近著；一本布哈林写的小册子；一本刚出版不久的新俄诗选，集中选有勃洛克、叶赛宁、马雅可夫斯基的诗；还有俄国劳农政府最近发表的两份文告：《对华友好宣言》和《致中国南北代表各界书》。真没想到，这样几本薄薄的小书和文告，竟象电光石火一样，猛烈地击了他的心房，一下子就在他的心海中掀起了巨大的波涛。

李大钊这一年才刚满三十岁，却早已蓄起了浓黑浓黑的唇髭。生活的磨砺似乎已过早地给了他一种老成的仪态和长者的丰姿。

他是在一种极其严酷和冷峻的人生氛围中度过他的童年与青春的。当他还在母腹中尚未出生时，他的父亲就去世了。接着，他出生后才几个月，他的母亲又离开了人间。一个从未领受过双亲抚爱的童年，显然是凄凉又寂寞的。而且，他才十一岁时，就奉祖父的严命，被迫与比他大四、五岁的妻子赵纫兰结了婚。惶惑。屈从。恐惧。无可奈何。他也尝味了旧中国每个青少年都无法摆脱的苦闷。一个十一岁的孩子，在封建礼法的严威面前，孤立无援。他只能妥协。他只能忍泪吞声逆来顺受地接受人家给他安排的一切。难能的是，也许是他受的传统伦理教育规范了他，也许是赵纫兰对他生活的体贴关心和对他的学业与事业的忠诚无私的支持感动了他，他竟然一生洁身自律，以同样的清白，报答了她的贞诚，同这位本来陌生的、文化素养悬殊的、比他大好多岁的乡下妇女，默默地共度春秋，并且同她一道先后生育了六个子女！然而，这中间又有多少的苦闷？

寂寞、凄凉、苦闷的人生和各种书籍的熏陶，使他从小就



淡然于家庭而憧憬于社会，疾首现实而心骛于未来，心灵里很早就注满了一种莫名的孤愤和缥缈的向往。就同许多童年不幸而又有条件博览群书好学深思的孩子一样，从少年时候起，他就把他的全部心志，转向了那虽然好似有些渺茫，有些虚空，有些不可捉摸，然而却很能在人的内心里唤起一种悲壮与崇高的使命感的对祖国对人民和对社会命运与前途的焦虑。

何况，这一时期，中国的局势，也的确是很足以令它的热血儿女们焦灼的。

当他才十二岁时，刚过童关，他就碰上了著名的庚子之乱。八国联军的铁骑，就象对待野蛮人和牲畜一样地蹂躏了他的故乡河北乐亭。

1911年，他刚进二十一岁，年方弱冠便又遇上了辛亥革命这样的社会巨变。席卷全国的革命浪潮，无疑是灼烫了他年轻的心。

第二年，1912年，他就到日本留学去了。

对国事的异常热心，使他早在学生时期，就成了一名积极的活动分子。1911年，当他还在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求学时，就为首成立了一个政法研究会，创办了《言治》杂志，放言论政。到了日本后，他又在留日学生中，带头组织了神州学会，展开了一系列的讨袁活动。

前年，1916年，袁世凯复辟帝制时，他又放弃了毕业考试，提前离开早稻田大学，从日本赶回国来，参加了反袁斗争。

他是一个热心的救国者。然而，他的心愈热，行动愈积极，国事发展的现状，也就愈加令他感到失望和痛苦。



这几年来，他住在首都北京，亲身经历，亲眼看到，中国的局势是每况愈下，变得越来越混乱，也越来越腐败了。前年洪宪登基的闹剧刚刚收场。去年安徽督军张勋又带着他的辫子兵进入了北京，把早已退位多年的逊清宣统皇帝溥仪重新扶上宝座，上演了又一场复辟的丑剧。随后段祺瑞赶走了张勋，他却又用武力解散了国会，成立了由他一手操纵的安福国会，照样是枪杆掌权，独裁政治。

中国的封建势力似乎寿命特别长。它象一只长命的九头鸟，你砍掉它一个脑袋，它马上又会长出另外一个脑袋，发出新的更迷人的鸣啭。

他李大钊决不是一个悲观主义者。他完全不同意某些绝望者的悲观论调。正由于此，他还曾在章士钊主办的《甲寅》杂志上，与陈独秀打过一场笔仗，批评了陈独秀的“国不足爱”的厌世思想。正是从这场论战开始，他们两个人才结成了难得的文字之交，成了终生不渝的战友。

前年，他回到北京后，又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一篇《青春》，呼吁中国的青年们，要用“青春之我”去创造“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为世界进文明”，“为人类造幸福”。这篇文章在青年中的影响是很大的。可是，究竟什么样的社会才是“青春的社会”？怎样才能创造出一个“青春的社会”？对这些问题，他自己也感到很朦胧，很渺茫。自从他与他早年的赏识者与庇护者，资助他到日本去留学的进步党党魁和众议院长汤化龙关系破裂，转到北京大学任职以来，有些年轻的大学生，读过他的文章的，常常跑来问他，他自己就感到很难作出满意的回答。



今天，那个看上去好象只有十七、八岁，既清秀又文弱的俄专学生瞿秋白，在谈话中也问到了这样的问题。柏列伟含笑不语。而他自己对自己的回答，也是感到很不满意的。

现在好了，列宁的文章，布哈林的文章，劳农政府对被压迫民族发表的文告，还有新俄诗人们热情呼唤新生活的诗篇等，就好象茫茫长夜过后黎明时一股射窗而入的朝阳之光，一下子就照亮了他眼前的一切，把他周遭的一切阴森黑暗都驱散了。他好象一个在沙漠中踽踽独行的孤旅，在无边无际的黑夜之中，突然望见了远处熹微的曙光，望见了远处闪光的湖泊和青青的草甸，兴奋极了。

他激情难遏。

近日，他奋笔疾书，一口气接连写出了两篇长文：《布尔什维克的胜利》和《俄罗斯文学与革命》，准备交给《新青年》发表。

他躺在炕床上，脑海中仍然时时在回响着那两篇文章中的一些警句：

“今也赤旗飞扬，俄罗斯革命之花灿灿开放，其光华且远及于荒寒之西伯利亚矣！”

“人道的警钟响了！自由的曙光现了！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这些铿锵的词句，背诵起来，是如此的抑扬顿挫，琅琅上口，使他自己也感到十分的快慰。

但是，夜已深了，他不能听凭自己的思绪再去继续奔腾